

来城里打工的人

劳动者故事

27

钱红莉

黄昏或清晨,我去小区超市采购,总能遇见他们——手里拎一只巨大塑料杯,褐色茶汤见底,几片粗叶茶壁虎一样贴于杯壁。喜欢披一件外套在肩上。我乡下大伯也是如此打扮,焦裕禄般气质。

时代似乎在他们身上静止。蜡黄的脸,瘦。微驼着背,在超市里转来转去,最后总是一把空心菜,几块豆干,四五青椒、五六馒头。一边说话,一边烟不离嘴,从裤子口袋掏出一叠票子,大多五元、十元,一层层,叠得整齐。一齐掏出来,堆在左手掌心,用右手拇指食指小心捏住,一张一张翻,翻书一样珍惜,不时吐点儿唾沫在手上,将票子濡湿。超市老板头也不抬:五块六,算你五块五吧。笑得憨然,一脸实诚的谦卑,算是城里人嘴里的“谢谢”二字吧。

前阵子,也是黄昏,在超市偶遇一位大哥。他买一块豆腐,喜滋滋拎在手里,刚出超市,见门口盆里养了一群泥鳅,随嘴一问:泥鳅多少钱卖?老板叼着烟,歪斜着嘴:二十五。他

迅速低下头,如若做错事的孩子,一脸窘迫,急切走开……橘黄的夕光追随着他瘦弱的背影,彩云满天。

大晴天,他也穿着一双沾满泥巴的胶靴,肯定刚从建筑工地下来,做的是苦力活,却不舍得买半斤泥鳅吃。或许他会在心里盘算,回到老家,犁一亩田,就能白捡一碗了,何必费那个钱呢?最重要的是,要把这些挣来的钱紧紧攥在手里,回老家盖楼,或者供孩子读大学。

是我家附近在盖一片大楼房,每幢四十余层。他们在这里驻扎两三年之久。出出进进间,我熟悉他们。

去冬,大约放了寒假之故,有一位父亲带着孩子去超市买菜。少年刚进城,眼神怯怯的,举手投足间,局促不安。那父亲将装着几块豆干的塑料袋拎在手里,一直在超市转,舍不得走,转了又转,最后走到肉案前,鼓起勇气指着一块五花肉:这个怎么卖?老板一脸漠然:九块五拿走,晚上的生意了,赔本给你。他没有表示什么,只默默走开。老板仿佛被狗咬了,甩出一句脏话。

少年紧随父亲离开。他高中生的样子,默默看着他的父亲受辱,而无力还手。望着他们的背影,我特别心疼。实则,他的父亲是买得起那块五花肉的,可是节俭惯了。凭一身力气挣钱,总是不易。眼前这个少年眼看着要上

大学了,往后还不知要花多少钱。

将我家附近的所有高楼盖完,他们便会离开这里,去往下一个工地。城市也并非最终归宿,他们还得回到乡下。

有一年清明,我回故乡。村子几乎空了,唯有老人、幼童。站在菜地旁,我直想痛哭。那种荒凉,冰锥一样直插心际。一座座村庄生机不再,纵然油菜花开得绚烂。极少数人家移民至镇上,做做小生意;大部分人家,大门紧锁。清明当日,也有邻居帮忙在风雨剥蚀的门槛插两把绿柳。

中国3亿农民工就是这样漂泊过来的。

有十余人,在我们小区租了一个底楼单元房。每日晨昏,他们穿着沾满泥点的衣裤出入于小区。到了仲夏,天不亮即起,扛着铁锹、铁锤上工去。黄昏,我照例在小区散步,经过底楼,他们的日常起居尽显眼前:有的打牌,有的在厨房炒菜——房东没有给安装抽油烟机,烟熏火燎;有的什么也不干,光着膀子躺在高低床上,双腿耸起,摆弄收音机。是戏曲,吱吱呀呀的,有时是秦腔。秦腔是没有装饰音的,就那么天地浑然地砸下来,酷似十米高台跳水,轰隆一声,生命里仿佛什么珍贵的东西被撞碎了……

不知他们来自哪个省份。除了听秦腔,有时他们也听别的地方戏,纯正的方言,我一句

也听不懂。男男女女的对唱中,另一帮人,扑克甩得啪啪响,搭一条毛巾在肩上,不时揩一把汗。一台电扇摇头晃脑,扇出的全是热风。他们全然不顾,专心致志而又兴奋异常,有的输了,懊悔得哇哇叫,用手将牌扒拉扒拉,脸上停驻着悔不当初的遗恨。

我疾步于小区草圃边缘一圈又一圈,自夕暮至星光乍出。夏天的时候,他们睡得早,在震天响的广场舞曲里熄了灯。阳台上挂满晾衣绳,零零落落搭着洗净的衣物;敞开的窗户,没有安装纱窗,蚊虫长驱直入,却也睡得酣甜。

这一群人里,竟也有一名妇女,特别壮实。她与男人一样干活,不输精气神。大抵是夫妇两人一起上工的。

每日黄昏,他们下班后一齐往小区走。一路上,他们会互相开开玩笑,偶尔打闹一下。这就是他们的娱乐生活了,像小时候,我们去田里帮大人抱稻子。大人不分尊卑长幼,肆无忌惮开玩笑。年幼的我们,什么也不懂,看见大人笑得前仰后合,便也条件反射跟着一起傻笑。天地空旷无限,众人的笑声荡得远,生命里忽现一段段妙不可言的自在。深一脚,浅一脚,踩在泥巴里,凉凉润润。

为什么深陷城市多年,却念念难忘乡下的童年?是用了近四十年才想明白过来——是天地自然原初的秩序,形成的万物之美,让一颗心永远流连。田地的稻秧、山坡的野草、门前蜿蜒的小河,哪一样不是自然而然?所以美妙。

这种自然之美,特别滋养生命,去工业化,没有杂质沉渣,是流动的、生生不息的、鲜活的。

如此,每见自乡下来城里打工的他们,分外亲。

春节这个日子

张庆和

一个踏着黄河浪花
踩着长江碧水
向未来奔去的日子
一个承载华夏文明
裹挟万种风情
欢天喜地的日子

曾经,这日子很煎熬
如一道高高的险关
万千穷苦人的生路
被它拦腰斩断

那样的日子终于过去
迎来旭日东升春风拂面
换了人间

不只是要卸下疲惫
解锁久久的思念
它还是一座加油的驿站
脚足劲走进更美的春天

散落在日子里的光

徐辉

早上七点半的地铁,挤得人胸腔发闷。我被卡在门边,鼻尖萦绕着旁边大哥手里韭菜包子的味儿,心里有点烦。一低头,却看见前排座位上,穿校服的小姑娘正悄悄把耳机线分了一只给旁边抹眼泪的阿姨。两人没说话,就那么各占一边耳机听着歌,阿姨的肩膀慢慢就不抽了。

那一刻,车厢好像突然松快了些。

出站时偏巧下起雨,我没带伞,缩在站台檐下发呆,琢磨是淋着跑回去还是等雨停。

旁边早点摊的阿姨突然喊我:“姑娘,这个你拿去用!”递过来一把蓝格子旧伞,边角脱线了,“客人落下的,搁小半年了。”

我撑着伞走进雨里,雨点打在布面上,闷闷的声响,倒挺好听。

办公室的空调永远猛吹。中午热饭,微波炉前排着队,新来的实习生小李瞅见我那盒硬邦邦的饭,二话不说把我的饭盒挪到他那份前面。“姐,你这得热透才行。”他挠挠头嘿嘿笑,叫人心里软了一下。

下午,瞥见窗台上那盆快蔫死的绿萝。同事老张每天都用自己杯里的剩茶水浇它,今天居然冒出了嫩黄的新芽,在满桌灰扑扑的文件夹里,亮眼得很。

路过街角面包店,晚风裹着刚出炉的甜香飘过来,我没忍住进去买了个蛋挞。挞皮酥得直掉渣,我站在路边,小心翼翼地拿手接着吃。店里的暖黄灯光透出来,让人觉得踏实。

回家要穿一条老巷子,路灯坏了一盏,那段路黑沉沉的。我正有点发怵,对面三楼的窗户“哎呀”一声开了。是总在阳台晒萝卜干的老奶奶,她探出身,把窗台上的小夜灯拧亮了。那点光其实很微弱,照不了多远,却刚好把我脚下的坑洼路面照得清清楚楚。

我抬头朝楼上挥了挥手,不知道她看见没有。

楼道里的感应灯还是老毛病,时灵时不灵。我摸出钥匙,一眼看见门把手上挂着个透明小袋子,里面装着两颗苹果,还有张物业便条:“王师傅老家带来的,大家分着尝尝。”苹果不大,红得不均匀,有一颗还带着个小疤。

我握着微凉又温润的苹果进了屋,屋里的安静。忽然就觉得,这一天好像也没那么累。

那些散落在日子里的光,捡不起来,也串不成项链。可它们就那么亮着,在你快要被疲惫淹没的时候,轻轻硌你一下,提醒你,生活这张粗粝的纸,背面也藏着些暖乎乎的毛边。



天鹅卧冰

1月31日,北京,天鹅在怀柔水库栖息。

杨巍 摄/视觉中国

面对海塘

任启亮

我第一次看到海塘,是在浙江省海宁盐官的钱塘江岸边。这段海塘修建于明清时期,用条石垒砌,高七八米,坚固厚实,沿江岸绵延,非常壮观。

不得不为自己的无知而汗颜。在来到盐官之前,我竟然不知道海塘为何物。经当地水利部门的朋友介绍才明白,海塘正是为防御海潮而筑起的堤坝。

钱塘江入海口呈外宽内窄的喇叭形状,潮水涌入江面迅速收缩,被不断推高;水下沙坎会减缓潮水前进速度,使后浪赶上前浪,形成叠浪涌潮。钱塘江大潮涌来时能量剧增,如雷霆万钧,摧枯拉朽,潮水也好像突然松快了些。

出站时偏巧下起雨,我没带伞,缩在站台檐下发呆,琢磨是淋着跑回去还是等雨停。

旁边早点摊的阿姨突然喊我:“姑娘,这个你拿去用!”递过来一把蓝格子旧伞,边角脱线了,“客人落下的,搁小半年了。”

我撑着伞走进雨里,雨点打在布面上,闷闷的声响,倒挺好听。

办公室的空调永远猛吹。中午热饭,微波炉前排着队,新来的实习生小李瞅见我那盒硬邦邦的饭,二话不说把我的饭盒挪到他那份前面。“姐,你这得热透才行。”他挠挠头嘿嘿笑,叫人心里软了一下。

下午,瞥见窗台上那盆快蔫死的绿萝。同事老张每天都用自己杯里的剩茶水浇它,今天居然冒出了嫩黄的新芽,在满桌灰扑扑的文件夹里,亮眼得很。

路过街角面包店,晚风裹着刚出炉的甜香飘过来,我没忍住进去买了个蛋挞。挞皮酥得直掉渣,我站在路边,小心翼翼地拿手接着吃。店里的暖黄灯光透出来,让人觉得踏实。

回家要穿一条老巷子,路灯坏了一盏,那段路黑沉沉的。我正有点发怵,对面三楼的窗户“哎呀”一声开了。是总在阳台晒萝卜干的老奶奶,她探出身,把窗台上的小夜灯拧亮了。那点光其实很微弱,照不了多远,却刚好把我脚下的坑洼路面照得清清楚楚。

我抬头朝楼上挥了挥手,不知道她看见没有。

楼道里的感应灯还是老毛病,时灵时不灵。我摸出钥匙,一眼看见门把手上挂着个透明小袋子,里面装着两颗苹果,还有张物业便条:“王师傅老家带来的,大家分着尝尝。”苹果不大,红得不均匀,有一颗还带着个小疤。

我握着微凉又温润的苹果进了屋,屋里的安静。忽然就觉得,这一天好像也没那么累。

那些散落在日子里的光,捡不起来,也串不成项链。可它们就那么亮着,在你快要被疲惫淹没的时候,轻轻硌你一下,提醒你,生活这张粗粝的纸,背面也藏着些暖乎乎的毛边。

差最大可达七八米。

潮水倒灌不仅使良田被淹、土壤盐碱化、耕地肥力下降,影响农业生产;还造成堤坝溃决、坍塌、洪水泛滥,农田水利设施损坏。同时,大潮和洪水冲毁民舍,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,老百姓面临流离失所的境遇。历史上就有“临海人家千万户,漂流不见一人还”的民谣。因此,应对海潮侵袭,改变恶劣环境,与命运抗争,一直是摆在钱塘江下游两岸人民面前的严峻课题。

史料记载最早的防潮捍海工程始于东汉时期,当时生产力落后,只能就地取材,用土、石分层夯实筑坝,建土海塘,但抗潮能力弱,容易被冲毁。随后,相继发展为“竹笼石塘”和“柴塘”筑坝技术。“竹笼石

塘”是用竹笼装石块堆砌,外侧打木桩加固;“柴塘”则是用柴草、树枝捆扎与土、石交替夯实的方式筑塘。到了明清时期,发展为石塘。将石头加工成规则的条石,筑坝时再用铁锔和铁链加固,糯米灰浆勾缝,稳固性和抗冲击能力大大增强。尤其到了清朝康熙时代,发展为鱼鳞石塘,即将条石榫卯扣合,纵横交错如鱼鳞状,使海塘更加坚固牢靠,大大提升了抗潮捍海能力。我在盐官看到的海塘,就是清代修建的鱼鳞石塘,至今发挥着作用。

沿着江堤,施工队伍正在加固重修旧海塘,或把已经损毁的古海塘拆除重建。今天使用的材料除了少量的条石外,主要是钢筋混凝土,施工的技术水平和机械化程度已是今非昔比。

站在江边面对海塘,让人感慨万千。自古以来,为了修建海塘,抗御海潮,保护家园,人们持之以恒,从不向大自然低头。经过千百年的不懈努力,接续奋斗,才有了今天的江河安澜,山川锦绣。

高高地吊起了我们姐弟几个的馋虫。

父亲的采购大任,一般都要在腊月二十六这天宣告完成,因为接下来他还有一个活儿要干——写春联。老家素有“春联贴在二十九,来年准保好年头”之说,所以最晚也得赶在二十八晚上写完。

素有“乡村秀才”美誉的父亲,每到年关,给各家写春联便是一件很重要的事,也堪称一项耗时费力的大工程。全村一百多户人家,绝大多数都需要,我家有时还得自己搭上墨汁和红纸。但父亲却乐此不疲,他总说:“乡亲们这是瞧得起咱!”

年货备齐了,春联写完了,这日子也就真的追到了年根底。这时,母亲就会将围裙一扎,撸起袖子对父亲说:“老头子你就好好歇着吧,该俺忙活了。”

母亲的忙就一个主题,就是把父亲一趟一趟从集上背回来的年货,变着花样地做成餐桌上的美味。母亲最拿手的当属炸藕盒和炖肉。炸藕盒是外焦里嫩,炖肉则香而不腻。还有一种美食是我从小就钟爱的——蒸年糕。黏黏的黍子面与大枣堪称绝配,那种

香甜简直难以言喻。不过必须趁热吃,一旦凉了就硬邦邦的,全然没了那种黏劲儿,口感上也随之大打折扣。

母亲有一点跟别人家不一样。别人家过年都是在年前就把好多吃的东西做熟,大馒头、大包子一蒸就是好几锅,藕盒、丸子一炸就是一大盆,还有鸡鸭鱼肉也都弄熟了备着,留着正月里慢慢吃。而母亲却不是,她说这些东西还是现做最好吃。于是从大年三十,一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,我们家的年饭,基本上都是现做现吃,美味十足。有邻居问母亲,这现吃做多麻烦呀,有那工夫还不如打打牌嗑嗑瓜子呢!而母亲总是笑着说:“过年嘛,要的就是这个忙活劲儿,再说了,这样吃娃们不容易腻。”

有时候见母亲一个人围着锅台上上下下地忙碌,父亲心疼地就凑过去搭把手,而母亲总是手一挥:“一边喝你的茶就行,俺怕你越帮越忙。”父亲只好作罢,随后乖乖地回到他的那把太师椅上,一边品茶,一边望着母亲忙碌的身影抿着嘴乐。整个屋子,都是幸福的光芒。

接纳自我

张敏哲

成长的本质,是一场不断与自己对话,最终接纳自我的修行。

因为遗传,我下半身很短。学生时代,我常常因为身材而自卑,性格变得内向和叛逆。我在人际交往中小心翼翼,上课也不敢举手回答问题,做任何事都怕出错被人议论,哪怕只是微小的失误,也会在心里反复咀嚼、无限放大,陷入自我否定的循环里难以自拔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才幡然醒悟:不完美从不是人生的污点,而是生命最真实的底色。就像月亮有阴晴圆缺,草木有荣枯交替,人生本就没有绝对的圆满。接纳自己的缺憾,不是放任平庸,放弃成长,而是正视自身局限后的心安。

接纳偶尔的怯懦,才能在恐惧时鼓起勇气去突破;接纳努力后的不尽如人意,才能在失意时重拾底气再出发;接纳性格里的棱角,才能在喧嚣中守住独一无二的自己。

大三时在自习室准备考研,只听见翻书和写字的声音。大家都默契地不打招呼,进门就埋头苦读。压力过大,我确诊了焦虑症。妈妈听到这个消息,要辞职过来陪我,更进一步加深了我的焦虑。

在医生的帮助下,我开始练习正念冥想。接纳自己的情绪,与内心温柔相拥。情绪本无对错,每一种感受都值得被看见、被接纳。

难过时不必强装快乐,允许自己痛哭一场,让情绪有宣泄的出口;迷茫时不必逼迫自己立刻清醒,给内心留一点缓冲的空间,在沉淀中寻找方向;愤怒时不必刻意隐忍,学会合理疏导情绪,守住内心和平。

人到中年,除了工资不长,头发不长,腰围和年龄一起增长。年少时的心高气傲、鸿鹄壮志,都被岁月磨平了棱角。

自我接纳,亦包括接纳过往的遗憾与不堪。那些走错的路、错过的人、犯过的错,都曾让我们陷入自责与悔恨,甚至在回忆里反复纠缠,消耗着当下的时光。别忘了,过往的每一段经历,无论好坏,都塑造了如今的自己。

接纳过往,与过去的自己和解。那些遗憾的瞬间,教会我们珍惜当下;那些痛苦的经历,磨砺我们变得坚韧;那些走过的弯路,让我们更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过往皆为序章,在往后的日子里,努力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。

慢走人生